**从动物到上帝**

 ——读《人类简史》随笔

作者：张小鹏

 七万年前，我们人类与地球上的其他物种并无本质区别，只是局限于非洲土地上微不足道的动物群体。然而时至今日，谁也不能否认这已是一个“人类世”的时代。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摧毁整片森林、建起一座大坝，甚至能将足迹留在神秘莫测的外太空。那么，这几万年间究竟发生了什么，让智人一跃成为了整个世界的霸主，位居于其他物种之上？以色列年轻的历史学教授尤瓦尔·赫拉利在他的著作《人类简史》中给了我们脑洞大开的答案。

 我们往往会将人与动物的差别归结为个体之间的差异，宁愿相信人类总有某些外在特质是独一无二的，比如灵巧的双手、聪明的大脑等。可事实上，智人在个体水平上并不比别的物种占有优势，甚至远不如某些哺乳动物。如果将一个人与一只大猩猩单独弃于某个荒岛上，很可能最先暴尸荒野的是我们人类。人和动物的区别其实并不表现在个体层面，而是体现在集体合作的能力。一个赤手空拳的人自然不是大猩猩的对手，但若将双方数量同步升级，人类的优势就会逐步展现出来。尤瓦尔•赫拉利告诉我们，种群中个体数量一旦突破150，动物之间的“协作”很可能就会出现问题。因为过多的个体数量会造成动物之间太过陌生而产生不信任，大群体会分裂成小团体。而人类对此则毫无压力，泱泱大国何止150人，然而我们仍能愉快地摇一摇微信，添加陌生人为好友。那么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人类简史》以跨越上万年的视角回答了这个问题，很简单，因为我们会——讲故事。作者将我们眼中的现实分为实体现实和虚拟现实，人类能够很好在这二者之间自由转换，不受束缚，而动物却不能。因为我们相信现实中虚拟的信仰、法律和宗教，相信这一切看不见摸不着的故事，因而我们能建立起极其复杂并且高效的社会秩序和合作网络，让枪杆子一致朝外，或是将火箭送上天。正是这种说故事、听故事的能力让看似一盘散沙的个体世界凝聚在一起，产生了无与伦比的合作力量。作品中例举了标致汽车公司的故事来做诠释。19世纪末，法国企业家阿尔芒·标致创立了以自己命名的标致公司，但公司并不因此就等于他本人。因为法国民众都相信由国会所编制的法律制度，相信由律师在那一张张装饰华丽的公司注册文件上签下的咒语和誓言，所以即便阿尔芒·标致去世已有百年，标致公司依旧生机勃勃，千百万奉公守法的好公民依旧把它当做实体一般对待。

 而反观其他物种，没有一种动物能够像人类一样建立起民主共和的种群秩序，因为它们只相信眼前看到的现实。猩猩也许会用叫声或肢体语言警告同伴，“小心，有狮子！”而人类则会说，“狮子是我们部落的守护神”；猩猩会用一只香蕉和另一只猩猩做物品交换，而人类则因此编撰了货币的故事；猩猩会为了求得配偶疯狂卖弄自己的肌肉，而人类的撩妹手段恐怕只能后启来者。所以当《猩球大战》中这些四肢发达的物种一旦也具备了谈笑风生的能力，智人的境遇则是每况愈下了。这些虚构的故事或将长久流传，或只是过眼云烟，但都是让我们紧密团结在一起并付诸行动的催化剂，是标志着智人有别于其他物种的根本体现。

 当然，这并不是说人类就能因此而无所顾忌、为所欲为了，作者也一再在作品中强调这个观点。七万年前，智人出走非洲，所到之处一片狼藉，物种灭绝惨烈，就连壮如恐龙的巨型地懒也未能幸免。人类如洪水般洗劫了大半个地球。也有很多历史学家曾为人类辩解，说那只不过是气候突变的缘故。但巧合的是，几乎所有物种的消失都与我们的祖先踏入那片土地的时间吻合，无数证据正愈来愈肯定地指向我们人类就是当初的罪魁祸首。虽然生态平衡的问题不过是近几十年的关注热点，但事实上我们的祖先早在数万年前就已经做出了坏的“榜样”，而且这种影响还在不断加深。从寒武纪生命大爆发到如今的“人类世”时代，数亿年间的生命演化史曾发生过五次大的物种灭绝事件，而如今因为人类的存在恐怕要进入第六次了。也许混沌的自然法则并不能告诉我们失去这些物种将会发生什么，但一向擅长讲故事的智人应该有这样的判断，一切美好的故事从来都不是独角戏，生物世界也是一样。